



增註唐策卷之五

疏

馬周上疏

本傳貞觀五年語百官言得失常可
武人不李周為脩二十餘事太宗問
何何具對帝即召之後奉使稱旨賜
帛三百匹周上疏云云帝善其言除
侍御

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臣未嘗不廢卷長
想思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
所施顧來事可為者唯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
千里歸于陛下陛下擢臣不次自惟論報輒竭

大宮
小宮

區區伏見大安宮在宮城西牆宇門闕方紫極
為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乃至尊
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陛下不敢違舊史云遊心道索志存清儉陛下不敢重遠慈旨愛惜民力而蕃夷朝見四
方觀聽崇曰舊史有不足焉臣願營築雉堞門
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崇曰
作昭乎臣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竊惟太
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
三百里非能旦發暮至也萬一太上皇思感欲
即見陛下何以逮之崇曰舊史今茲本為避暑

詔
集
野
戰

行也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清之道
臣所志安然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
開衆惑臣伏見詔今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
子孫世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欲其裔
緒承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
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
穴父有朱均之子若今有不肖子襲封嗣職非
庶被殃國家蒙患臣謂宜賦以茅土時以戶邑
必有材行隨器而授則雖翰翮非彊亦可以免
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

正化
以孝
為本

良得其術也崇曰本紀曰是功臣而進文吏二
在之志金冠章之高熱取余之鴻烈分願陛下
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
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本崇曰舊史故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
祀與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至人之
重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
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算崇曰舊史云故
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
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邪崇曰舊史云臣知

名實
可以假
人

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已先
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曠
舊史此下云之政之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
源必在揚清激濁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
假人崇曰左成公五年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
曲縣繁嬰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是
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言慎舉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自
樂工輿皂雜類常繁提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
馬雖術踰等夷崇曰舊史云縱使術可厚賜金帛
以富其家人今超授高爵遂與外廷朝會超豎倡
子鳴玉曳履臣竊耻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

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為伍

馬周又疏

正觀十一年又上疏云云太宗稱善

臣歷觀夏殷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

百餘年崇曰皇甫謐云周凡三少者猶四五百

年崇曰及家紀年云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

北三十一世皆積德累業結恩於人心豈无僻

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不過五六

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崇曰魏五主四十八

年東晉十一主一百四年後周五良由創業之

其數長相留德有遺薄

君不務仁化崇曰舊史仁化作廣恩當時僅能自守後無

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政

反天下土崩矣崇曰前徐樂書天下之患在土崩秦之末世是也

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隆

禹湯文武之道崇曰舊史此下使恩有餘地為

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

聖主雖因人設教崇曰舊史此下而大要節儉

於身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

月畏之如雷霆卜祚延長而禍乱不作也今百

姓承喪乱之後比於隋時統十分而徭役相望

檢於身而恩加人

今世沒相望

先為文景節檢

兄去弟還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
 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發作徒行文
 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為陛下
 不存養之堯之茅茨土階崇曰司馬談云堯舜茅茨不翦舊史堯之作唐虞夏禹之惡衣菲食崇曰語菲飲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
 百金之費而罷露臺崇曰前本費管欲作露臺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也集
 上書囊以為殿帷東方朔所幸慎夫人衣不曳
 地景帝亦以錦綉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曠

本紀記服文刻綵傷農事者也錦所以百姓安細纂組害女功者也注經讀曰功所以百姓安

樂至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道德故人心
 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即直武帝天下必不能全
 今京州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
 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
 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知人間知百姓辛苦
 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
 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
 切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
 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當脩於

大服飾

樂至

聖前代之所由

青面

可脩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者也故

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

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

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

煬帝之視齊魏也崇曰舊史此下云京房謂元

祐此信也不佳正觀初率土霜塗一匹絹絕易米

斗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

人人自安曾無謗讟也實曰讟徒谷五六年來

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崇曰舊史而百

姓咸然以為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為者頗



寵遇諸
王之恩
過厚

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七
宜不預為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弱
於私愛爾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
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之恩過厚
者臣愚慮之不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
思王文帝即位防守禁閉同獄囚焉何則先帝
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適所以苦之
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
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塗富不學奢言自然也
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

帝王處
賜死極

在刺史
得人

守令選
皆德

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臨天下者以人為本必
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既眾不可皆
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
拱嚴廊之上夫復何為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
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
入為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
刺史多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
衝果毅身力強者先入為中即將其次乃補邊
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
安殆在于此

魏徵陳時政得失疏四首

本傳字玄戎魏州曲成人太宗時
拜特進仍知門下事時上疏不納

刑賞疏

書稱明德慎罰

崇曰康誥克明德惟刑之恤

惟刑之恤禮曰為上易事為下易

恤哉刑不煩崇曰記緇衣篇子言之曰為下易

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舊

史煩字下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

崇曰君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

則君長勞同上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
二心崇曰舊史此下云上播忠厚之誠下竭服

刑賞之本在勸

起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无思不服死遠不臻然言尚於簡大志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
尽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與天
下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崇曰舊史作帝王之
所以與天云今之刑賞未必尽善或申喜則矜刑於法中
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鑽皮出羽惡則洗垢索
瘢薄官反崇曰舊史云遇喜則矜其刑於法中
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則刑濫則
小人道長賞繆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
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暇豫

刑上
下其手
張湯輕
重之心

張湯
罰人

而言皆敦尚孔老至於威怒則專法申韓故道
德之旨未弘而鑿薄之風先搖董曰鑿口結反
史云暇豫清淡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
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无三黜危亡自安蓋亦
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風已扇夫上風
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
王度實昔州犁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張湯輕
重其心而漢刑以謬況人君而自高下乎崇曰
二十六年伯州犁上下其手以道因意前湯傳
所治即上意所斲辜予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
欲釋予監吏輕重史云州犁上下其手楚國之法
下戶羸弱舊史云州犁上下其手楚國之法
猶莫能申其欺罔沉人君之刑以弊人臣之頗
足頃者罰人或以供帳不贍或不能從欲皆非

靜則安
動則亂

致治之急也夫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以隋府藏況之資儲以隋甲兵況今之士馬以隋之戶口況今之百姓挈長度大被殘曾何等級焉然隋以富疆而喪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靜之也崇曰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計大會何等級然隋氏之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寡而安寧靜之也知之非隱而難見微而難察也不蹈平易之塗而遵覆車之轍何哉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

願思
商以
為鑒

在
靜
思
慮

慮亡也方隋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以至戮辱而不悟滅亡之所由也豈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止水鑒政之安危必取亡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當今之動靜思隋氏以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崇曰舊史思字下皆有其字存亡之所在在節嗜慾省遊畋息靡麗罷不急慎偏聽近忠厚遠便佞而已崇曰舊史此下云杜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老舜之心誹謗追禹湯之罪已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

取諸身忽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
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起上德
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垂哲之宏規
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
則易得之實難既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
保之不固驕淫佚有以動之也崇曰舊史此下
不勉欲易云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殆不忘
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
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
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
之美固无得而稱焉

諫作飛山宮疏

隋有天下三十餘年崇曰舊史云隋統一寰
行萬里威憺殊俗董曰魯社覽反安也一旦卒

恩為
朋黨
為公

厚不
亦惡
火時
有善

為至公彊直為擅權忠謹為諛謂之朋黨雖忠
 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偽無咎彊直者畏擅權
 而不得尽忠謹者慮誹謗而不敢与之爭熒惑
 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今將致治則委之君
 子得失或訪諸小人崇曰舊史此下云其待君
 子必輕而狎狎則言无是言毀常在小人而督責
 不盡疎則情不通是言毀常在小人而督責
 常加君子也崇曰舊史云刑夫中智之人豈無
 小惠然慮不及遠雖使竭力尽誠猶未免傾敗
 沉内懷姦利承頰順旨乎故孔子曰君子而不
 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

威公害仲對

小惡惡不積無害於正無妨於正道小人時有
小善善不積不足以忠今之謂善人矣復慮其
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景之曲乎故上不信
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死以事上信之為義大
矣哉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
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
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
也知而不能用人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
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
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魏問倫曰

穆伯不用問倫下鼓

鼓之裔夫問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
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
得君奚為不取穆伯曰問倫之為人也佞而不
仁若使問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
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捨仁而為佞雖得
鼓安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位猶
慎於信任遠避佞人崇曰舊史此下云元乎為
聖而使魏復將有所問然乎德況陛下之上聖乎故欲令
君子小人是斐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
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

崇曰善史此下云則小人無為之化何遠之有

絕其佞邪君子自強不息無為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

不漸

臣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

頃年以來崇曰司馬光寔不克終陛下貞觀初清淨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

通鑑无并訪恠珍崇曰通鑑昔漢文帝却千里

馬崇曰前賈捐之傳文帝時有晉武帝焚雉頭

訪惟珍

表崇曰本紀咸寧四年十二月辛巳大醫司馬殿前陛下居常論議遠輦堯舜今所為更欲

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

孔子曰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

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不畏揚億曰

子語解陛下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若子董相曰

吹不輕崇曰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

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

入縱欲

而與役

雖尖
疏君子

奢靡
廣力役

勞人
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
無慮營構輒曰弗為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
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貞觀初親君子斥小
人比來輕蔑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
之疎奸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
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問而疏居
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實曰昵女昵小人疏君
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貞觀
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
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补素力

詭倖得
行守道
疏間

不克終

役廣而異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
貞觀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
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
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
夫行有素履行下反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
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為臧
否使詭倖得行守道疏間居竟此不克終六漸
也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
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
騁為樂变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

不接

無事
無事
無事

役
役
役

貞觀初遇下有礼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
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
此不克終八漸也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
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長傲
到無事與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旨不肯諫諫
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
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闕
外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
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二也比者疲於徭役天
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當

戒
火
災

上復別驅任市物襁屬於屢禮曰居處子背
望於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
日之帖泰實坤曰帖記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
福無門惟人所召崇曰左襄公人無寡焉妖不
妄作今旱熯之災遠被郡国凶醜之孽起於穀
下此上天所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
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
長歎者也

魏徵十思九德疏

新史本傳不載
今將舊史附入

本固
長源
流遠

堅美而
口善功
表

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
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
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治
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者乎人君當
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无
疆之休不思於居安思危戒貪以儉德不如其
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
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
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寔繁能克終者蓋寡
豈不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

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
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躰傲物則
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終苟免而不懷仁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崇曰
制云居者舟也庶人者水奔車朽索其可忽乎
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崇曰書五子之歌云予臨兆民惇于若有君人
乃索之御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所作則
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
溢則思江海而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
度恐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雍蔽則思虛心

卷五

以納下想諛邪則思止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善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撻是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尽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及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崇曰前王古曰躬有喬松之壽顏注喬松仙人伯喬及赤松子也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同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增注唐策卷之五

增註唐策卷之六

疏

魏玄同選舉疏

本傳高宗時權進士廷吏部侍郎亦淳元年上疏言選奉法弊云云不納

方今人不加富盜賊未衰獄訟未清禮義寢薄

者王崇曰舊史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取人

之道有所未及也崇曰舊史此下云秦并天下

其字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傳相大官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

美自魏晉始歸吏部通相祖襲以迄于今用乃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其未日久

蓋君子重因循而俾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

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近革寔為至要
夫尺丈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度之器所積者宇
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况
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使
使乎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豈
綜既多矣夫斯廣又以此居也任時有非人豈
直規彼清通昧於甄索亦持場其庸妄採彼茅
絲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賦私一啓以及萬端至
乃為人擇官為身擇利顧親疎而下筆看勢要
而措情愆：風塵此焉奔競擾：遊宦同平市
井加以厚貌深衷險如溪壑擇言觀行猶俱不
周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一面其條庶品專斷
於一司不亦唯矣且魏人應運所據者乃二分晉氏播遷所慮者非
一統迨乎齊宋以及周隋戰爭之日多安泰之時少瓜分瓦裂各在
一方隋氏平陳十餘年耳接以兵禍繼以飢饉既
德業之不逮或時事所未逮非謂是今非二百也武德貞
觀庶事草創人物固乏天祚大聖享國永年異
人間出諸色八流歲以千計官有常員人無定

限選集猥至十不收一崇曰舊史云選集之始霧集雲屯擢叙於

終十不收一淄澠雜混玉石取舍淆紊夏殷已

前制度多闕至周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

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一職穆王以伯夷為

大僕正契問字古永切命曰慎簡乃僚此乃自擇下吏

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

三公九卿亦當然也故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

置司徒司馬別掌異賢詔事是分任群司而統

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崇曰舊史此下云裴

子野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

漢任
收守
魏晉始
歸吏部

類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李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五庭其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率其孫屬而昇于朝三公參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身之所關者衆一士之進其謀也詳故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弘多漢制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傳相大臣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魏晉以後始歸吏部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與世弊其來久矣尺丈之量鍾庹之器非所及則不能度非所受則无以容况天下士類之衆可委數人手乎又尸厥任者間非其選至為人擇官為身擇利下筆繫親疏措親觀勢要悠

在官不可不察

悠風塵此焉奔競使百行折之一面九能斷之數言不亦難乎臣聞在官者不可无孝今貴戚子弟一皆早仕程較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高自高所謂曹子者必裁諸孝少則受業長而入官然後移家事國謂之德進夫少仕則不務孝輕試則無才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非先德後言之誼臣聞國之用人如人用財貧者止糟糠富者餘梁肉衰弊之乏則磨策巧銳以馭之太平多士則蓬東髦俊而使之今選者猥多宜以簡練為急竊見

用人如用才

不擇者
者書

至書三品至九品並得薦士此誠側席旁求意也但褒貶不明故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臯陶既卒不仁者遠身苟濫進庸及知人不擇舉者之賢而責所舉之濫不可得已願少遵周漢之規以分吏部選即所用詳所失鮮矣

劉祥道選舉六事疏

本傳高宗頭慶中廷吏部黃門侍郎知選事既世職乃釐補故闕上疏云

一取士
多量

一曰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

二取人
多量

入流未始銓汰濫也故共務者善人少惡人多臣謂應雜色進者切責有司試判為四等第一付吏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勳若坐負當責雖經赦仍配三司不者還本貫則官不雜矣二曰內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略及若歲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相充補况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今入流歲千四百其倍兩之又停選六七千人復年別新加其類寔廣殆非經久之制古者為官擇

三季勅
之遺未
周
才
四季秀

五月
王
才
三季勅

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少也三曰永徽以來在曷暑
善以善政擢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庠序諸生
未聞甄異是獎勵之道未周也四曰唐有天下
四十年未有季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
審加搜訪无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五曰唐虞
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崇曰書舜典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
用人亦及其職崇曰前食貨志為吏者長子孫
之與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而間者守宰數
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帝然之
任官率四考管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迁徙則
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而振俗

六死
專責
曹

烏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息迎新送
故之弊六曰三省都事主事王書比選補皆取
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儔類為耻
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
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曹史理有未及宜稍革
之以清其選

陳子昂勸興明堂大學疏

本傳武后垂拱初詔問群臣
調元氣當以何道乃上言云

聞之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
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於人王政莫先於

元氣
之大

慶
和之
得矣

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王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成群生順者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顛頊唐虞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妖見災疾疫大異終以戒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加于百姓崇曰詩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親睦九族外尊事黃帝為恭老乞

武
信
屬
索

言禍賦其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天人和而幽厲亂常苛慝暴虐詬黷天地川冢沸崩人用愁怨崇曰時燁月震雷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為虛為瘵顧不哀哉近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疲生人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崇曰大業元年命尚書右丞皇甫謐發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作洛引河雁菜澤入洛又自大梁之陳引洛水入洛引于淮又達江淮南民十餘步旁皆築御道樹以柳故身

明堂
和元
倫

死人手宗廟為墟崇曰帝為太上皇恭帝義寧二年三月帝在江都為宇文
祗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
先師之際昭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含天地之
德日月之明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氏所
以為三王首也昔者天皇大帝攬元符東封太
山崇曰高幹封元年壬戌辰封于泰山庚午禘于高幹封元年壬戌辰封于泰山庚
種天祐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万世鴻業闕而
不照始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
睦人倫捨此則无以為也昔黃帝合宮有虞總
期堯衢室崇曰文中子問易篇黃帝有命宮之

建明堂
與天下
更始

也明堂夏世室崇曰禮冬官匠人云夏后氏皆所
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
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
八宿莫不率備崇曰後魏明儀誌注新論云天稱
法地地八憲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
灋灋法叶如風又室之象也王者政失則災政順
則祥臣願陛下為唐恆万世之業相國南郊建
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令而成之乃月孟
春乘鳶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於青陽左
介負斧宸馮玉几聽天下之政躬藉田親蚕以

不孝陵
之地

勸農桑崇曰記孟春之日天子擊犢元陽左个謙錄夫躬耕帝藉養三老五更以敦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修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宮非妃嬪御女者出之珠玉錦綉雕琢伎巧无益者棄之巫鬼淫祀榮惑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數者且見太平又言陛下方興大化而太孝久廢堂上無詩書不聞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孝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具也天子于此得賢臣焉今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與治綱失

取亮
取亮
取亮

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為礼礼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柰何為天下而輕礼樂哉願引曹子使歸太孝國家大務不可廢已

薛登選率疏

本傳武后天授中廷論補世才少

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善崇礼讓明節義以敦朴為先雕文為後故人宗勸讓士去輕浮以計貢賢愚為州之榮辱昔李陵降而寵西慙崇曰前李陵降匈奴上於是族陵家母羊干木隱而西河美崇曰孟賁文公下古者不為

漢世
求士
行禮

魏晉
取士
階之

史魏世家文侯禮下木名勝於利則偷競日銷

利勝於名則貪暴滋煽異域以禮讓升而晉人

知禮崇曰左傳三十三年曰季使過與見與缺

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以治文翁以

經術教而蜀士多儒崇曰前漢文翁為蜀

風乃修起李官於成都市中絲漢世求士必

觀其行故士有自修為閭里推李然後府寺交

辟魏取放達晉先門閥梁陳薦士特尚詞賦隋

文納李諤之言詔禁浮詞崇曰諤以屬文之家

上書曰魏之一祖史尚文詞江左齊梁其敬

見大隋受命聖道律與屏黜輕浮遏止華偽



奉會
稱見
奉

煬帝始置進士等科後生馳競赴速取時緝綴
小文名曰策奉不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方
今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驅馳府寺之廷出
入公王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報故俗號奉人
皆稱覓奉覓者自求也非彼知之義是以耿介
之士虛於自拔循常小人棄踈取附願陛下隆
明制頌峻科斷無當之游言收實用之良策文
試效官武闕守禦昔吳起將戰差右進劔吳子辭
之諸葛亮臨陣不親戎服蓋不取弓劔之用也
漢武帝聞司馬相如之文恨不與同時及其至

賞罰
行則見
矣不
隱

也終一不處以公卿之位非所任故也漢法所奉
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義成子之得魏相
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
競之改銷請寬年限以容簡汰不實免官得人
加賞台然見賢不隱貪祿不專矣

蘇安恒救魏元忠疏

本傳武后末元忠為二張所
搆獄方急安恒蜀申救曰

王者
有容
天下
之量

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
故除其惡不然則鬼神憑怒陰陽紛舛陛下始
革命勤秉政樞博逮謀猷天下以明明主暮年

元忠
廉直
有名

獸急詭佞熾結水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天下以為暗君邪王糲進實曰糲女救獄訟寬
劇何昔是而今非邪居安忘危之失也竊見元
忠廉直有名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若
讎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馮附不閱教暮位
勢隆極指馬馱蒲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
偶語謂易之交乱且及四国烈士撫髀忠臣鉗
口惧易之之權恐先諫受戮虛死无名况虜賊
方疆賦歛重困而自縱諛慝搖變遐臣恐四
夷低目窺覘為边鄙患百姓託義以清君側逐

鹿之人叩關而至陞衛左右從中以應爭鋒朱
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
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恢恢之網復爵還位君
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
望且當抑奪榮寵翦其羽翅无使驕橫為社稷
之憂

疏奏易之等大怒遣刺客殺之相彥範營解乃免

盧懷慎時政疏

本傳中宗景德中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云云疏奏不報其原不塞為憂斯甚

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崇曰舊史此上

子產為政

又曰苟有用我者其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云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崇曰舊史考績也昔子

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

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後

成况常材乎崇曰左襄三十年子產為政使都

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禁

我田時而伍之數殺子產吾其之與三年又

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誦之我有田疇子產殖

其子產而死比州牧上佐兩歲令或一二歲或

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
聽企踵以望冒進亡廉亦何暇為陛下宣風血

更不
死其方

明主
有勳
天下
之志

為孫
子孫

刺史
未四
考不
得廷

人哉崇曰舊史云下車布政罕終四考在任多

最或有歷時未改便傾耳而听企踵而望爭求增

進不探虛耻亦何服而為下宣風布化求瘼恤

哉礼義不能與戶口益以流散倉庫愈匱百姓

日漱職為此耳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更

知遷之不遥不完其力崇曰舊史偷慶爵位以

養資望崇曰舊史云偷安雖明主有勤天下之

志然僥倖路啓上下相蒙崇曰舊史此下云寧

及至公平此国病也賈誼所謂蹠蓋乃小小者

耳崇曰治安策云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腫之

一二指搗身慮亡聊失今不治以為錮疾彼豈

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瘡也又古蹠蓋頽法

踐古蹠字下曰蹠此而不革臣恐雖和緩將

不能為崇曰舊史云臣恐為膏肓雖漢宣帝綜

數名實崇曰本籍以理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

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遷故古之為吏至

長子孫崇曰舊史云古之為吏者長子孫

臣官者若以考績其後也前食貨志為史者長子孫

貨有傳倉氏使氏是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

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表

祿秩降使臨問筆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屬

能者其下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聖朝賞罰

之倍崇曰舊史此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崇曰

官不備才惟其

不厘務

子

甚收實佐並授

內外有拘貨培高之心

此下云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書周官篇云此省
 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才无曠庶官天工人
 其代之此擇人也崇曰舊史云此為官擇人之義也今京諸司
 員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則為有餘
 求其代工多不厘務而奉原之費歲巨億万徒
 竭府藏豈致治意哉今民力敝極河渭廣漕不
 給京師公私耗損邊隅未靜崇曰舊史云今倉庫空虛百姓周羅河渭
 曹輓不給公師公私損耗不可勝紀况邊隅未
 靜兵革猶與節用愛人正在今日增官廣費豈
 日其儻矣曠成疹租賦減入崇曰舊史此下云水衡亦貫朽之畜
 京更關流疆場有守眠救无年何以濟之毋輕

人事惟難毋安厥位惟危此慎微也原員外之官
崇曰舊史此下云或眷祿雅望或臺閣舊入或明習憲章或諸開政要皆一時良
 幹擢以才不申且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
 人豈其然欤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
 宣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
 省之使賢不肖確然殊貫此切務也崇曰舊史云此濟時
之務也係第夫冒于寵賂侮于鰥寡為政之蠹也
崇曰舊史此竊見內外官有賕餉狼籍剝蒸
 人雖坐流黜俄而遷復還為牧宰任以江淮嶺
 積粗示懲貶內懷自棄徇貨培貨訖无悛心曠

以賊論者不

舊史此下云而徇財肆責學能明主於方物平

分而無偏施以罪吏牧馭方是謂惠姦而遺遠遠

州陬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崇曰舊史

孟嘗廉明方臨合浦隱之清潔弓值奮勇到都

之鎮靜湖方取恭之緝寧疎勒誠則起倖必擇

賢良務以寧濟為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

遠易擾而難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起為盜

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材况猾吏乎臣請以賊

論廢者削迹不數十年不賜收齒崇曰舊史云

書曰旌別淑慝即其誼也崇曰舊史此下云若

善政能官甄獎或去之偏詹賊負賄倖或即

蒙升則賞罰无章沮勸安奇浮競之風轉扇廉

新貴之行

帝崩立諫營寺建官疏

本傳中宗景龍中拜兵部尚書時崇

便見營造寺觀累年不絕鴻侈繁麗務相矜勝

大抵費常千萬以崇曰舊史云其數極多皆務

十萬小尚用三五萬餘略計轉運木石廢功害

農地藏開發蟄虫傷露上聖仁慈理必不然準

之道法則華質之生人則積陛下豈不是思又

食邑之家日月猥衆凡用戶部丁六十萬人課

二絹則固一百二十萬臣見太府歲調絹纒百

營寺年不

願息重恩

萬匹少則十之二有所貸免皆不半在比諸封家
 所入已寡國初功臣其定天下食封不三十家
 今橫安特賜家至百四十以上天下租賦在公
 不足而私有餘又封家徵求各遣奴早凌突侵
 漁百姓怨嘆或貧易斷盜誅責紛紜曾无少息
 下民窶乏何以堪命臣願以下課一送太府封
 家詣左藏仰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崇曰舊史
 微妙歸於空寂苟非條心定惠請法皆涉有焉
 至如瓦木彫刻等力唯是彈請人力但竟相誇
 壯麗豈聞降伏身心且凡所興功皆自掘鑿
 虫種頂寔多每月殺傷動即万計連年如此指
 害可知聖人慈悲為心豈有須行此事不然之
 理故在目前在俗衆僧未通其旨不慮府庫空

官符其人天下治未試而迂

竭不思聖人夏勞謂廣樹福田即是增修法教
 堂承早為災人至飢餓夷狄作便兵无資糧陛
 下雖有龍象如嘉藍槩曰豈能裨万分之一救
 元元之苦哉於道法既以有垂在生人極以為
 不深思之臣聞設官建吏本於治人而務安
 之也崇曰舊史明官得其人天天下治崇曰舊
 上下自古者取士先鄉曲之善然後辟於州
 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著聞乃升諸卿得不謂
 所擇悉而所歷深乎今之取之未試而遽遷務
 進徵幸比肩係踵故文者治官則回邪職汗武
 者治軍則庸懦怯弱補授亡限負外置官吏困
 供承官竭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崇曰舊史
 云云云云

刺史縣令治人之首

司馬司馬司馬

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趨而今務進不避
堯俸者接踵比肩有布於文武之制有文者用理
察則有自回邪職汗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
或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受无限負
闕不供遂至負外置官數倍正闕曹古者設爵
署典吏兩於祗承府庫倉儲場於資奉
待士才者有之不才者進則有才之路塞賢人
據正遠僥倖之門僥倖則賢者隱矣賢者隱則人
不安人不安國將危矣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
年不加簡擇京官坐負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
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朝輕用人何以治
國願下有司精加汰擇凡諸曹侍郎兩省二臺
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異

守宰稱職以與太平

辛替否論濫爵營寺疏

本傳中宗時置公主府官屬安乘府
補授左監丞與佛寺替否上疏云云

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卿有位而闕其選

王崇曰書周官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推三公論道經邦
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三孤家

宰六卿亦職各率其屬司故貴不借官不濫士

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餘奉賦用百姓餘食下

忠於上上禮於下夫事有惕耳目動心慮作不

師古以行於今臣得言之陛下倍百行賞倍十

建官

愛一
二慈

羨
二羨

增官金銀不供於印東帛不充於錫何所愧於
無用之臣无力之士哉且公王陛下愛子也選
賢嫁之設官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居
之廣池築以嬉之猶孺然不合古義行不根
人心將變愛成憎轉福為禍何者竭人之力費
人之財奪人之家怨也愛一女取三怨使邊疆
士不尽力朝廷士不尽忠愛何所恃臣聞君以
人為本本固則邦寧今疆場危駭倉廩空虛卒
輸不充士賞不及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代木
空山不給棟梁運土塞路不充墻壁崇石善

損人
非教
心非

古羅今俞章越制百察鉅口四海傷心夫釋教
者以清淨為本慈悲為主故常然道以濟物不
為私欲以損人故怕去已以所謂佛者清淨慈
全真不為榮身以害教

悲躰道以濟物不欲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
今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
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
濟物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崇曰舊史
云豈大聖
大神之夏二十餘世而商受之商二十餘世而
受之周三十餘世而漢受之由漢而後歷代可
知已咸有道之長无道之短豈窮金玉修塔窟
享久長之祚乎崇曰舊史此下云臣以為非佛
意違人心自像玉西下佛教東

總所
急急
所緩

傳青驃不入於周前曰馬方行於漢後風流雨
散千帝百王飾亦成而國空保殊重而禍殊
大覆車繼軌曾不改途晉臣以接佛取虫梁王
以舍身滿隙若以造寺必為其理辨養人不足
以明殷周已往為不長漢魏已降為不短臣以
為戒彫琢之費以賑不足崇曰舊史是有佛之
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虫是有佛之仁崇曰舊史
作如罷營構之直以給邊垂是有湯武之功回
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
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踈見在失真實異虛
无重俗人之所為輕天子之業臣切痛之今出
財依勢避役亡命類度為沙門其未窮者窮民

致駁
道
善
善
善

善人耳崇曰舊史比下云以為出家者捨塵俗
離朋黨尤私愛今須貨營生非捨塵俗
拔親樹知豈為朋黨豈善養終非无私愛是致
人毀道非廣道求人也陛下尚欲填池壑損苑
囿以賑貧人今天下之寺无數一寺當陛下一
宮壯麗用度尚或過之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
七八陛下何有之矣虫役不食之人不衣之士
猶尚不給况必待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
之乎今計倉廩度府庫百容共給万事用度臣
恐不能卒歲假如兵早則沙門不能擐甲冑寺
塔不足穰飢饉矣

唐六 十九
辛替否論斜封營觀疏

本傳唐宗立罷斜封官錢詔復之方營金遷王真觀上疏云帝不能納

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因破家亡者口說不若身逢耳聞不若目見臣請以有唐治道得失陛下所及見者言之太宗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躰省官清吏奉天下職司元虛授用天下財帛无枉費賞必待功官必得才為死不或征死不服不多寺觀而福祿至不度僧尼而咎殃滅陰陽不愆五穀遂成粟腐帛爛万里貢賦百蠻歸款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憚而

太宗得至治之躰

忠先帝之

法太宗則安法則危

不法之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不聽賢臣之言而悅子女之意虛民祿者數千人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蠹財數百億度人免租庸數千万是故國家所出日加所入減倉乏半歲之儲庫无一時之帛所惡者逐燧忠良所愛者賞嘗讒慝朋佞喋喋交相傾動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凶剝厲人之衣以塗杜人怨神怒親忿眾離水旱疾疫六年之間二禍為變享國不永受終於凶婦取譏万代詒笑四夷陛下所見也若法太宗治國太宗之安可致也法中宗

營寺觀費
百餘萬

治國累郊之危亦可致也。頃淫雨不解，穀荒于
壟，麥爛于場。人秋亢旱，霜損虫暴，草木枯黃。下
人咨嗟，未知所嗟。而營造寺觀，日繼于時。道路
流言，計用緡錢百餘萬。陛下知倉有幾歲儲，庫
有幾歲帛，百姓何所活？三邊何所輸？民散兵亂
戢，此由也。而以百萬構无用之觀，受天下之怨。
陛下忍棄太宗之治，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
棄太宗久長之謀。鄭厚曰：太宗鎮，不忍棄中宗
短促之計。鄭曰：中宗神龍四年，龍何以繼祖宗觀？万国
耶。陛下在常氏時，切齒群凶，今貴為天子，不改

其事，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往見明敕，一用貞
觀故事。且具觀有營寺觀，加浮屠黃老無益之
官行不急之務者，平惟陛下停二觀，以須豐年
以所費之財，給貧窮，填空庫，則公主福無窮矣。

增注唐策卷之六

謂先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
也 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傳相視
怪怗夫漢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崇曰周昌嘗
方擁親姬昌還走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如晉
何主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上笑之
武帝受劉毅相靈之譏崇曰帝嘗問毅曰卿以
相靈帝曰吾魚德不及古人尤克已為政又平
吳會混一天下方之相靈其已甚乎對曰
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况陛下豁
達大度不能容此以直耶夫人主居尊極之位
顯生殺之權其為威嚴峻矣開情抱納諫諍下
猶惧不敢及柰何以為罪旦上有所失下必知

之故鄭人毀鄉校而子產不聽也崇曰左襄三
遊于鄉校以論批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
河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義批政之善
否善者吾則行之惡者改之是吾師也陛下初即位猶有褚無量
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楚客等數上疏
爭時政得失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頓少
是鵲巢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誠恐天下骨
鯁士以謹言為戒橈直就曲斲方為刑瑾和矧
員削偷合苟容不復能尽節忘身納君於道矣
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故曰木從繩則正后
從諫則聖崇曰書說又曰朝有諷諫猶髮之有

帝王
於此

梳猛虎在山林藜藿為之不采崇曰前鄭昌頌

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忠諫之有益如此自古

上聖之君恐不聞已過故堯設諫鼓崇曰後張

立敢諫之鼓禹拜昌言崇曰書大禹謨篇益贊

樹誹謗之木禹拜昌言崇曰書大禹謨篇益贊

而滅於湯崇曰樂迷惑妹喜不抗其民民心積

行禮義愛民節用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

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立而

不去桀於是焚紂殺王子比干而滅於周崇曰

黃畜殺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滅於周崇曰

紂紂亂不止比干紂殺王子比干而滅於周崇曰

吾聞聖人心有七察則比干觀其心此其驗也

夫與治同道罔不與與亂同道罔不亡崇曰書

太甲下



神武
氣掃
氛垢

受人博覽兼聽使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
四門明四目也其能直言正諫不避死亡之誅
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則失之東隅冀得之桑
榆矣崇曰後馮異傳光武重書勞曰
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

張廷珪大旱疏

本傳開元初大旱關中
飢譟求直言珪上疏言

古者多難與國殷憂啓聖蓋事危則志銳情苦
則慮深故能轉禍為福也景龍先天間景龍中
宗先天宗凶黨構亂陛下神武汛掃氛垢日月所燭無
不濡澤明明上帝宜錫介福頃陰陽愆候九穀

失稔開輔尤劇臣思天意殆以陛下春秋鼎盛
不崇朝有大功輕堯舜而不法思秦漢以自高
故昭見咎異覲欲日慎日永保慶和是皇
天於陛下瞻顧深矣陛下得不奉若休旨而寅
畏哉誠願約心削志考前王之書敦素撲之道
登端士放佞人屏後宮戒外廐場無蹴鞠之玩
野絕從禽之樂促遠境罷縣戍務惠博獨蠲薄
徭賦去淫巧指珠璧不見可欲使心不乱張
說子或謂天戒不足畏而上帝馮怒風雨達錯
荒饑日甚則无以濟下矣或謂人窮不足恤而

億兆攜離愁苦昏墊則無以奉上矣斯安危所
繫禍福之源奈何不察今受命伊始華夷百姓
傾耳以聽刮目以視冀有聞見何遽孤其望哉

于休烈論金城公主請文籍疏

本傳開元十八年公主請文籍四種詔秘書寫賜上疏曰

籍國之典

戎狄國之寇也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
以無備宗曰舊史此下云典有恒制不可以假
在人乎昔東平王入朝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
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也東平漢之懿戚
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讎安可貽以

經典且吐蕃之性慄悍果決崇曰舊史此下善

學不回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

師干之試崇曰詩其車深於禮則知月令

有廢與之兵崇曰記月令孟春之月不可以與

我始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

樂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

深於春秋則知用師多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

往來有書檄之制崇曰舊史云此何異假寇兵

資盜糧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崇曰左閔

係秋來首難仲孫暉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

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夫周禮未可動

也吳獲乘車楚屢奔命崇曰史吳世家王壽可

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

巫臣怨楚將子及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

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

楚喪法乱邦崇曰舊史云一以守典可取鑒也

公主下嫁異國當用夷禮崇曰舊史云而反求

良書恐主本意殆有奸人勸導其中崇曰舊史

有奔北之類若陛下慮失其情崇曰舊史此下

必不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

盛疆征伐競與情偽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

有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事崇曰舊史

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知北海寡人知南海唯是

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

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

西至于河南至于移陵北至于无根尔貢包茅
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正
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寡君之罪也敢
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召其問諸水濱春秋舊二
以八年天子狩于河陽左曰是會也晉侯召王
訓故書曰天子使王狩于河陽曰以臣召君不可以
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誠與之國之患也狄
固貪婪貴貨易上正可錫以錦綵厚以金玉無
足所求以智其智瓌光譏諛不知忠信節義在遂
之

張九齡重守令疏

本傳元宗時張九齡上言云云

乖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東

海柱殺孝婦天旱久之崇曰前于定國父于公

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然不肯姑謂鄰人

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矣丁

壯其後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

公以此婦赤姑以守聞必不杀也太守不聽竟

論發部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自祭孝婦家

因表其墓天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

况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陞

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
繇豈唯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
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繇京
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為斥

旺庶
國家
之本

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
京職出以為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
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旺庶國家之本務本
之職乃為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
聖化從此銷鬱繇不選親人以成其敝也古者
刺史入為三公即官出宰百里崇曰前黃霸為揚州刺史又為
賴制節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十萬後謂
群臣曰即官上應列宿出幸百里有今朝廷士入
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
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

國家
賴智
能以
治

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為
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
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
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
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
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
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
天下猶未治也

張九齡又言選士疏

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脩素行而不為微

幸茲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至纛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崇曰前蕭曹贊何參皆起秦刀筆吏類注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牘故吏昔以刀筆也巧史猾徒緣茲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錄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按

去敝
於不
變

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取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謂官曹无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守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為州縣殿最則州縣填所卒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為耗豈多士哉蓋冒濫抵此尔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

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死高卑唯得與不尔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以修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於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脩節而刑政自清此其衰之大端也

例澤言復糾封官疏

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是以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迹諛佞者非治安之宜

本傳初姚宋知政事請停封爵

崇曰舊史云臣竊見神龍以來糾綱紀大壞內

即危治之本 寵專命外嬖制權制曰舊史 因貴憑寵賣官粥

爵謀曰舊史此下云朱紫之榮出於僕 妃主之

門同商賈 幸選之署若闕閭也闕闕也 劫劫

也屠販者由邪忝官廢黜者因莠冒進天下 溷

亂瞻曰溷也 幾危社稷賴陛下聰明神武拯溺

幸墜耳目所親豈可忘鑒誠哉崇曰舊史此理簡

恐其亂作法於且斜封官者皆僕安私謁迷謬
亂誰能救之先帝豈盡先帝意邪陛下即位之初用姚元崇
 等計悉以停廢今又收用之若斜封之人不可
 棄邪常月將燕欽融不應褒贈李多祚鄭克又
 不容盪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能忍於彼
 使善惡混并反覆相攻崇曰舊史此下云為邪
者叢利為正者銜冤道人以非勸人以僻崇曰舊史此下云為邪
懲風俗按何以正姦邪今天下咸稱太平公主與胡僧慧範以此誤陛
 下故語曰姚宋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
 如邪臣恐流遁致遠積小為大累微起高勿謂

姚宋為相即不如正

無傷其禍將長勿謂无室其禍將大崇曰舊史
賞罰之典紀綱不謬天秩有礼君爵有功又言
不可因怒以妄誅不可因喜以妄賞尚鑒奉御彭君慶以巫覡小伎董曰現刑也超
 授三品柰何輕用名器加非其人臣聞賞一人
 而千万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罰
 之惟陛下裁察

獨孤及陳政疏

本傳代宗時以左拾遺
召既至上疏政曰

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壬辰
 詔書召裴冕等十有三人集賢殿待制以備詢

問此五帝盛德也然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所上封皆寢不報有容下之名无听諫之實遂使諫者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為祿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嘆而臣亦耻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朝廷之大卿大夫之衆陛下選授之精与假令不能如文王之多士其中豈不有温故知新可懲陳政要而億則屢中者陛下議政之際曾不採其一說堯之疇咨禹之昌言豈若是耶堯設謗木於五達之衢崇曰前漢文帝紀詔古人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非謗之應應辟注坊边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本謂橋梁梁边

堯設謗木於五達之衢

建太

淑所以書政孔之白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然則多聞闕必不耻下問聖人之心也願陛下以堯孔心為心日降清問其不可者罷之可者議於朝與執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則君臣無私論朝廷无私政陛下以此辨可否於蔽替而建太平之階可也師兵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巨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剥膚及隨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乱戕廢將墮卒暴百揆墮刺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

有司不敢聞陛下茹毒飲痛窮而无告今其心
顯、獨特於麥、不登則易于齧骨矣董曰穰
也陛下不以此時厲精更始思所以救之之術
忍令宗廟有累卵之危万姓悼心失圖臣寔惧
焉去年十一月丁巳夜星隕如雨昨清明降霜
三月苦熱錯繆顛倒沴莫大焉實曰沴即計此
下陵上替恐讎之氣取之也天意丁寧譴戒以
警陛下宜反躬罪已旁求賢良者而師交之黜
貪佞不肖者下哀痛之詔去天下疾苦廢无用
之官罷不急之費禁止暴兵武用愛人兢兢乾

星隕
如雨
清明
降霜

乾以徵福于上下必能使天感神應反妖災為
和氣矣又言戒江淮山南諸道兵以贍國用陛
下初不以臣言為愚然許即施行及今未有沛
然之詔臣切遲之今天下唯朔方隴西有吐蕃
僕固之虞邠涇鳳翔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
東泊海南至番禺壘南藩音安西尽巴蜀无鼠
切之盜而兵不為解領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
以給不用之軍為无端之費臣不知其故假令
居安思危以備不虞自可阨害之地俾置屯禦
悉休其餘以糧儲靡廢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

以咸國租賦下豈行疑於改作遂巡於舊貫使
大議有所壅而率土之患日甚一日是益其弊
而厚其疾也夫瘵癰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為
患猶癰也不以漸戢之其害滋大而圖之必
力倍而功寡豈易不俟終日之義邪

陸贄請釐革賦稅弊疏

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調庸其取法遠其歛
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
則有庸天下法制均壹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
无容心天寶之季海內波蕩版圖墮於僻地賦

國家
賦役
之法

法壞於奉軍賦役舊法行之百年人以為使兵
具供億不常誅求隨制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
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新制竭耗編氓
日日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
而摘郡邑驗簿書州取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
為兩稅定法此摠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頭
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罷之廣費者
節之軍興加稅諸道權宜所增皆可停稅物估
價宜視月平至京輿色樣符者不得虛稱折估
有濫惡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

播殖
力不
可

人與度支參計戶數量土地沃瘠物產多少為
二等州率下者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立法而
逋逃漸息矣二曰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
以布麻繒纊百穀勉人功也又懼物失貴賤之
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節輕重蓋為國之利
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人所為也錢
貨官所為也人所為者租稅取焉官所為者賦
歛捨焉國朝著令稅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
麻曷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今兩稅效筭緡
之末法估資產為差以錢穀定稅折供雜物歲

目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
無減價以貨所有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
無常初定兩稅萬錢為絹三匹價貴而數不多
及給軍裝計數不計價此稅少國用不充也近
者著錢為絹六匹價賤而數加計口蠶織不殊
而所殊輸此供稅多人力不給也宜令有司覆
初定兩稅之歲絹布定估為布帛之數復庸調
舊制土所宜各隨家技物甚賤所出不加物
甚貴所入不減且經費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資
課以錢數多少給布廣鑄而禁用銅器則錢不

三廉使吏之能

乏有糴監以入直推酒以納資何慮无所給哉
三曰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曰戶口增加田
野墾闢稅錢長數率辦先期夫貴戶口增加詭
情以誘姦浮苟法以折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
則遽斂折者不勝重稅而亡有州縣破傷之病
貴田野墾闢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畝雖闢
舊畝蕪矣人以免租年滿復為污萊有稼穡不
增之病貴稅錢長數重困疲羸捶骨濯髓苟媚
聚斂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威殘
人絲不容纖粟不暇春貧者奔迸有不如物之

唐書

卷五十一

四明君不厚所資而養

病四病絲考覈不切事情之過宜命有司詳考
課績州稅有定徃役有等覆實然後報戶部若
人益阜實稅額有餘據戶均減十三為上課減
二次之減一又次之若流亡多加稅見戶者殿
亦如之民納租以去歲輸數為常罷據額所率
者增闢勿益租廢耕不降數定戶之際視雜產
以校之田既有常租則不宜復入兩稅如此不
督課而人人樂耕矣四曰明君不厚所資而害
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然後斂餘財
今督收迫促蠶事方興而輸練農功未艾而斂

穀有者急賣而耗半直無者求假費倍定兩稅之初期約未詳屬征役多故率先限以收宜定稅期隨風俗時候務於紓人五日頃師旅亟與官司所儲唯給軍食凶荒不遑賑救人小乏則取息利大乏則鬻田廬歛獲始畢執契行貸飢歲室家相棄乞為奴僕猶莫之售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稅茶錢積戶部者宜計諸道戶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糶亦以義倉為名主以巡院時稔傷農則優價廣糶穀貴而止小歛則借貸循環歛散使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

六曰古者百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疆家為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安得足食宜為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此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杜佑論討蕃疏

本傳憲宗吐蕃為亂諸將邀功請討之乃上疏云云帝喜納之

昔周宣中吳玠狃為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曠

六月詩薄代徽 不欲弊中国怒遠夷也秦恃兵

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羗崇曰史始皇紀三十三年始皇巡北邊生秦

録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蒙恬北擊胡

郡南海通遺戍西北斤逐匈奴自在中並河結

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結

怨階乱實生謫戍崇曰二世元年七月已戌卒東

立為楚王居東遣諸蓋聖王之治天下惟欲綏

靜生人西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

声教崇曰書禹貢東漸于海西豈疲内而事外

耶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

震西域宣帝議加爵士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

雖有功不可為法恐後奉使者為國家生事夷

狄崇曰前本傳莎車遣使言北通諸國已屬匈

繫之則莎車日疆其勢難制必危而後遂以即

諭告諸國因發其兵進擊莎車攻其城莎車

王自杀傳其首諸長安諸國悉平威震西域宣

帝甚說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宣加爵士

之賞以府蕭望之獨以奉世雖有功不可為後

法即封奉開後奉使者利爭逐發兵要功万里

之外為因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不宜比突厥

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此突厥

默啜寇害中国開元初郝靈佺捕斬之自謂功

莫與二宋璟遽邊臣由此邀功但授即將而已

崇曰宋璟傳突厥默啜負其驍毅竟邊侵九姓

按申固負勝輕出為其阻擊斬之入蕃使郝靈

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見賞璟顧天

子方少恐後于寵踰利者夸威武為國生事故

直擇
良將

抑之踰年終授右武繇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
邊中國遂安比成敗鑒戒之不遠也党項小蕃
與中國雜處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歛
承繇役遂致叛亡與北狄西戎相誘盜邊傳曰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
使勇猛者為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畧也
今戎醜方強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守使之完
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備彼
當懷柔革其姦謀何必函兵師役坐取勞費哉

元稹諫諍疏

治亂
各有
明象

元和
中自
以職
諫不
得數
召見
上疏
云

治亂之始各有萌象容直言曠視聽躬勤庶務
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疏遠之人此治
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
者刑與一二近習決事深宮中群臣莫得與此
亂萌也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見必有狂直敢言
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
容於上其欲來天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
小人則竦利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
徼利手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於上上

下之志需然而通合天下之智治万物之心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為亂可得乎及夫進計者入而直言者戮則天下君子內謀曰與其言不用而身為戮吾寧危行言遜以得其終乎其小人則擇利曰吾君所慮者拂心逆耳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由是進見者革而不內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况天下四方之遠乎故曰聾瞶之君非无耳目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欲不乱可得哉太宗初即位天下莫有言者孫

伏伽以小事持諫厚賜以勉之崇曰魏徵傳陛下初即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答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自是論事者唯慎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上之盛意曾不以忌諱為虞於是房杜王魏議可否於前崇曰房杜贊王魏善言得失於外數年大治崇曰魏徵傳帝即位四年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臣曰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下及其言以宣揚發暢之也夫樂全惡戮辱古今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好戮辱哉蓋上激而進之也喜順從怒謇犯

亦古今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思為子孫建安永安計也為後嗣者其可順一朝意而蔑文皇之天下乎陛下即位已一歲百辟卿士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而受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封執諫而蒙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寃決事明察幽之意者以陛下睿博洪深勵精求治豈言而不用哉蓋下不能有所發者耳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對不及頃而罷豈暇陳治安議教化哉它有司或

時召見僅能奉簿書計錢穀登降耳以陛下之政視貞觀何如哉貞觀時尚有房杜王魏輔翊之智日有獻可替否者今陛下當致治之初而言事進計者歲死一人豈非群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輒昧死條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封諸王固磐石三出官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六次對群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畋游

增注唐策卷之七

增注唐策卷之七

增注唐策卷之八

表

房元齡諫伐高麗表

本傳太宗伐遼上意已決羣臣莫敢
諫遂上疏云云帝得覽曰是已危
尚能憂國事乎

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

制之矣崇曰舊史云兵惡不職武貴止戈當今

注下皆能臣之所為中國患無如突厥崇曰舊

策云遂能坐運傳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地辨握

刃分典禁衛注實曰辨傳切交也延陀鐵勒披致州縣高

昌吐渾偏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通命莫克窮討
陛下責其弒逆身自將六軍征荒裔不旬日按
遼東虜獲數十萬宗曰舊史此下云分記者州
嶺陵之佐皆此功校德萬倍前王陛下則指期
於率王孝德教於既天於黃秋之將亡則指期
數義受將陣之節度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塵
親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筭無遺策淮將於行伍
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前軍上札可實六鈞加
以奮捐憤典屬意篇什筆邁鍾張詞窮班馬文
鋒既振則管馨自謂輕翰擊軍則花鳴葭發
不地以慈惠羣臣以禮哀秋毫之善解吞舟之
制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訕期絕好生之德焚
庫塞於江湖惡余之仁息鼓切於屠肆鳧鶴荷
稻稂之惠大馬蒙惟蓋之思降乘吮思摩之鎗
登堂臨魏徵之拒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負
真道之新則稽感天地重豎一黎之性命持尺之
於庶獄道一衆美而有之為陛下惜之重之愛之

不矣
其正

進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
乎軋卦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

理為陛下惜者此也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老子陛下威名功德既云足矣拓地開疆亦可

止矣邊夷醜種不足待以仁義責以常禮古者
以禽魚畜之必絕其類恐獸窮則搏苟救其命

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䟽食停音樂
以人命之重為感動也宗曰舊史云蓋以人今

士無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
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轎車實曰轎切切轎

抱枯骨推心掩泣崇曰舊史云望轎車而推心其所
以變動陰陽害傷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麗
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能入
後世患夷之可也无是三者而坐敝中国為日王雪耻新羅報
仇非所存小所損全臣願下沛然之詔崇曰舊史云願陛下登壇然之許高
麗以自新焚陵波之舡罷應募之衆即臣死骨不朽

敬暉請降諸武封爵表

武后時以誅二張功進封齊國長安
二年表請諸武王者宜悉降封○此

隋新史不載今
將舊史附入

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德皇極者域中

行慶履

貴天

之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前古詳觀帝業皆不
並與莫不更王故三皇氏没而五帝氏興夏殷
氏衰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曆數必應乎五
行水盛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運也崇曰
歷志大昊首德始於木曰包犧氏炎帝以火承
木曰神農氏黃帝火生土為土德曰軒轅氏少
昊土生金為金德曰金天氏顓頊金生水為水德曰
高陽氏帝嚳水生木為木德曰高辛氏唐帝
木生火為火德曰陶唐氏虞帝火生土為土德
曰有虞氏禹土生金為金德曰夏后氏湯金生
水為水德曰商武王水生木為木德曰漢
曰周漢高帝維周木生火為火德曰漢必合乎四
時春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帝
王不可違之則宗社不安人生不理四時之序

天地不能變變之則霜露不均水旱交錯自有
 隋失御海內崩離天曆之重歸于唐室乃方樂
 業荷撥亂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謂有
 功於四海有德於蒸人自弘道遏密生靈降禍
 百姓哀號如喪考妣則天皇帝臨御帝圖崇宗曰
 上元元年稱天位皇正稱天位明目達聰躬親庶績則有諛邪
 凶孽誣惑睿德構害宗枝誅夷殆及英藩賢戚
 百不一存餘類在者投竄荒裔冤酷人神感傷
 天地忠臣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僭稱改
 革武家子姪咸樹封建十餘年間實亦榮極時

唐室藩屏豈得並封故知事有升降時使然也
 今則天皇帝猷倦萬務神器大宝重歸陛下百
 姓謳哥欣復唐業上至卿士下及蒼生黃髮之
 倫童兒之輩莫不歡欣舞拜寶曰音下有如見父
 母豈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順
 天下之望今皇業重構聖祚中興神祇之道有
 助于先德矣黎人之誠无負於陛下矣又聞業
 不兩盛事不兩大故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前聖
 之格言先哲之明誠崇宗曰王宗无二主尊无二土
 示民有君自皇明反正天命惟新武家諸王封

建依旧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賦邑万姓失望鄉士寒心何則開闢已來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實无此法陛下縱欲開息以行私惠豈可違五行曆數乎垂四時寒暑乎又海内衆情朝廷竊議為武氏諸王身計適將有損何則處之未得其所居之實恐不安陛下雖欲罷之翻乃陷之不遵古典故也且唐曆有歸周命已去崇和紀天授元年致國号周長安五年張柬之等率兵計乱皇帝復下位徙后土上陽宮爵重則難保祿薄則易全又則天帝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亦分外職今並居京輦不降旧封天下之

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崇外戚曲流恩貸柰宗廟社稷之計何柰卿士黎人之議何伏願陛下為社稷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内崇經邦之要外順遐迩之心豈不固宗社之本允人靈之願則陛下巍巍之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下有序

韓愈佛骨表

本傳憲宗時迁刑部侍郎遣使者往風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云

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国時史作始入中国洪曰表云自後漢時流入中国又時云佛法天中国尔未六百年後後漢西域

傳云明帝時入中國而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
引劉向列仙傳序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驗
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人已在佛經
如說則成哀之問已有經矣武故事曰
昆邪王殺休王以其衆來降得其國人神
遣之甘泉宮人者皆長史餘其祭不用牛
燒香祀邦上使依其因俗祀之此神全類
蓋當漢武時其經未行於中土直以神明
耳又開皇歷代三書記文帝時久流釋與
與籍往見有經將知周時久流釋與秦金
漢與復出也又漢武作昆明池他屈得黑
朔云可問西域道人西城通佛之徒也又
裴真人有二十四人弟子十八人李佛道
李俾道陶隱居為長安中以久已有佛裴
是其事以此者之中國之有上古未嘗有
佛尚矣退之所云外正史也

者黃帝在位百年年一百十歲少昊在位八
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

歲帝善實評曰音酷高辛氏禮記禘黃帝在位

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

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

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此時中國未有佛也其

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

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

俱年不減百年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

十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

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

統十八年百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

高祖
巖
弘教

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九年唐中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見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明聖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計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吉觀臣常以

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辨音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至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心敬信百姓何人於佛更惜身命以至焚頂燒指十百為群鮮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

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
曆諸寺必有斷臂傷身商劫以為供養者傷風
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
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
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
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
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龍
齋而出境不令惑眾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
骨凶穢之餘豈宜可真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
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

乞
諸
火

桃刻列環曰音列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刻
列先氏乃使巫以枝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

取朽穢之佛親臨視之巫祝不先桃刻不用群
臣不言其非御史不率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
骨付有司投之水火永絕根本天下之疑絕後

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
尋常万万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灵能
作禍福凡有災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

悔无任感激懇悃之至表入帝大怒將抵以死

願少寬假乃
庶潮州刺史

韓愈潮州謝表

本傳被貶既至潮州以表謝曰

臣某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况有親疎遠迓雖在万里之外嶺南之陬符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親一作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

夷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一去廣府雖云纒二千里來往勤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魚鯢其魚切患禍不測州南近界之解境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曠文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纒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季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无親黨居蠻夷之地与魑魅為群魑明切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

酷好
李問
文章

功德
與詩
書相
表裏

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
李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表
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
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祀
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黷音鋪張對天之閱休
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
乎天地之間而无虧蹤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
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
北東西地各万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
未優武冠不剛一作臣茲隸蠹居其處搖毒

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繼一作孫如古
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年四聖傳序
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
開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所照天戈所麾莫不
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
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
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
之餘六七十之外赫然具起南面指麾而致
此巍巍之功治治辦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巡
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有明示得意使永永年

代一作年服我成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萬
不一作可逢之嘉會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
狀甫轉素思愈和袁州刺史

陸贄關中事宜狀

本傳德宗時以書判授萃補南陽尉
時上言云云帝不納。此篇新史頗
舊史略今載

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
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
威以昭德徧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
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已

立國
之權
重

啓禍之門也陛下天賜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
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
亂丞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
所可競、保惜慎守而不失者唯居重馭輕之
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
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聞國家之
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理天下者若身之使
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
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
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

王畿
之方
本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即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為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息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崇曰新史兵志太宗貞觀十年更號諸府
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弓而關中二伯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切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卒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疆本之意則忘緣邊之俗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為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計邊備既也禁戍示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光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抵之慮崇曰兵志玄宗開元六年詔折衝府兵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

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請募士
宿衛明年更号曰廣騎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
天寶以後演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指循八
載折衝諸府至无府可交而六官宿衛皆市人
深山及昔不能受甲矣天下之兵弱不能抗遠
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号
九節度大盜既城而武文戰卒以切皆除節度
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父死子窮故命於朝
天子力不能崇則忍耻含垢陛下追想及此豈
不為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讓却
醜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宗庙无霄壤足以
見天意之於皇家保佑深矣故示大儆將弘永
厯陛下誠宜上副玄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
敗近鑒國朝盛衰垂无姜之休建不拔之業今

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皇帝還自陝鄂懲又
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
原隴右三帥以杆西戍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
北虜此四軍者皆声勢雄盛士馬精彊又徵諸
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
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宝位威攝
殊鄰蠢兹昆夷猶肆毒蠱蠹各率國来寇志吞
岷梁貪冒既深覆亡幾及遂求通好少息交侵
盖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誅畏威懷德
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

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
侵掠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
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
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
有賊臣宵窺外黠虜覲邊伺隙乘虛微犯亭
障未審陛下其何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
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
度費未甚廣於事為无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
兵連禍孳变故難測日月長漸垂始焉故前志
以兵為凶器戰為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

者蓋為此也

崇曰前王父偃傳怒者逆德也兵

一怒必伏尸流血

故至王重行之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

亡而為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
畏而重之乎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
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室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
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未涓
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室臣死惟
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未涓携然則往
歲之所患者四去而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
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

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高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死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為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為宗社自量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戢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為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廩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為之筭室庸貨商賈傾司府之幣

設請權之科崇曰食貨志趙贊言諸道律會置來稅十之一德宗納其策贊復請關輔之間徵

發已甚宮死之內備衛不全万一有如朱滔希

烈負固邊壘切發郊畿敬犯城關復何以備之

且令之關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

本于是在焉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在營衛不

殊彙曰新吏豪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

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

而瀆一朝可取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大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姜幹弱枝

之術反語緩懷則悅近來遠之道垂陛下幸聽
愚計使尤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請神
策及將家子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其京城及
畿縣所稅間架權酒抽貫貸商點名之令一切
停之則端本整焚之術也

陸贄論叙遷幸之由

執贄從狩奉天德宗倉卒变故每自冠
責贄曰陛下引必各先舜意也然置冠
者乃群臣罪贄意指盧杞等帝獲杞
曰日知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
古兵革其亦有天
命陸贄乃上書云

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函養

崇曰奏議云久務
容養事多借越禮

朝會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與師以討四方一

人徃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

奏議云居者有餽送之
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

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促限而

加歛焉加歛既彈乃別配之別配於是權筭

之科設率貸之法具禁防滋章吏不堪命

崇曰
奏議此助耘人農桑廢于途呼膏血竭于笞捶

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

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邊備

空屈又搜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

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
復除征徭善美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丐假以
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崇曰奏議此下云道路
元臣貴位孰不解躰方且稅侯王之廬筭裨販
縉崇曰奏議云加以聚斂之法設下尤嚴即貴
不見優近不見異群情蹶然而閔畿不寧矣陸
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持義似掩恩任法以成理
斷失於太速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于人而
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于物而億度未必
然也寡恕而下惧禍故反側之孽生多猜而下



防熖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乱繼產忿讎並具
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兇鼓卒行白晝犯闕
重明无結草之禦環衛无誰何之人陛下雖有
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諫曰奏議此下云有諫見
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效死是則群臣之罪也
陛下方以具衰諉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
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崇曰奏議此下云有諫見
聽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崇曰奏議
靜天劍也別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
黎篇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

天命
在人

天祐之仲尼以謂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
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祐之易論
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
天命在人蓋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
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
者請以近事信之自比丘與物力竭耗人心驚
疑如風濤然洶々靡定族黨聚議謂必有變則
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
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々或資治也死難而
失者忽万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兵者涉

庶事之艱而知救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其資
治與邦之業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得
其道則與失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
思而孰計之捨已以從衆違欲以從道遠檢使
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崇曰奏議此下云杜終
湖之路廣諫諍之門焉
去求利之法務息々之術焉錄片善片能
以尽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无棄物焉斯道
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勑力第約之於心耳
崇曰奏議此下云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
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万
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
奏義比下云頃悔前禍以於天戒新至化以承
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

自解勤力不息足致升平豈止盪滌氛穢復定問而已

增注唐策卷之八

增注唐策卷之九

陸贄請對羣臣論事狀

本付憲宗問贄事切於今者贄勸辭臣參曰極言得失听納无倦因是極諫

帝莫盛矣

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処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崇曰以上並奏議文昔人有因噎而廢食

者虞效道

者類人自誠

民正愚而神

覆卷

者實曰壹一又有惧溺而自沉者其為防患不
 亦過哉崇曰奏議云其為矯枉願陛下鑒之毋
 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
 所本誠崇曰奏議此下云循誠於忠然後俾一
 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
 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崇曰記物者事
 也言不誠即无所事矣匹夫不誠无復有事况
 王者類人之誠以自固而不可誠於人乎陛下
 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切非之孔子曰可與言
 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

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
 信可慎其所與而不可不誠崇曰奏議此下云
偽含靈之類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虫虫之倫
 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
 惡靡不知所祕靡不傳所為靡不效馭以智則
 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礼則其徇義輕撫不以
 恩則其效忠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
 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故曰唯天下至誠為
 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則能尽人之性崇曰記中
 不尽於已而責尽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

必始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者陛下與
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者陛下下令誅之有司
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時
奏議比下云向若陛下不誠於物故誠與信不
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

可斯須

言已

成後

通言

補闕

張

曰

夫

美

矣

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張曰丞
夫

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人贊聖君不稱
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具賢王也吉甫文

太宗有
文武仁
義之德

武賢臣也歌誦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
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
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惡而之非也中
古以降崇曰奏議比下其臣尚諛其君自聖掩
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茲由此
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媚
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
太平之功可謂盛矣崇曰奏議云振秀千古清
弊以虛受為理本以直言為國華有而折廷爭
者必為震雷震之威而明言贊納有上封獻議
者以為黑心意之欲而手執褒揚故得有過必
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

從諫
帝王
之大
烈

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
蓋已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
無濟代之效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
則曉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
際已有若此相懸又况不及中才帥心自用岸
子人上以遂非非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
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作
義之德有理致太平之功其為休烈取光可謂
盛矣然而人至于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是知
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崇曰奏議
云帝王之
美莫大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于歸過於上
者信非其美然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
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崇曰奏
議此下
云願以貞觀故事為指模不宜以此梗進言
使太宗風烈重先於聖代

不登
棟進
之
略

之路也崇曰奏議此下云虞舜察述言故能成
聖化晉文曉子誦故能恢霸功是則聖
賢為理務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參言無驗
詢衆心董曰參涉加切張也質言當理不必遠
不必用崇曰奏議參作後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
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僻拙而效迂者不必
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唯善所在
則可以尽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於所信阻於
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尽其
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
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

恒情
所輕
聖人
所重

九弊
法

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
心矣故恒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
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
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將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
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
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
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
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術聰明厲威嚴恣彊
慢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陬下之弊也好勝而
恥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

語不聞矣騁辨而眩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
則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益不尽矣厲威恣
慢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已則畏陬者至而
情理之說不申矣崇曰奏議此下云以區或之
深高卑之限隔自參獻而上獲觀至尊之光景
者踰億兆而无一焉就獲觀之中得接言議者
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
上下之情不通矣昔龍逢諫而夏亡比干剖
而殷滅官商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
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忠必不忍害而捨絕
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遠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
者蓋謂其言不足行也四子既去
而為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公孫弘上
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為宰相
卒有能各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諱乃

交舜竊

治天下心

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辨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
 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訓一詰而謂及其能哉
 奏議此下云天生烝人合以為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
 豈於下欲不歸於善則奏集於邪聖人知衆之
 不可以力制也故植善不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
 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
 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
 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高亂兆何從而起古之
 無為而理者其率用此与苟有理之之意而不
 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一則得失相半天
 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遠道以師心奔人而
 任已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誦謀
 無益謂諛說為忠順謂獻替為妄愚謂進善為
 比周謂嫉惡為嫌忌謂多疑為御下之術謂深
 察為照物之明理道全乎固家之顛危可立待
 也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

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勤接下
 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
 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趣
 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
 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惧忠告之
 不暨况疎隔而諱忌者乎

陸贄論尊號狀

本傳德宗議益大號贄謂今乘輿播

越大慈未去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
 帝曰卿言固善要小有变革為
 朕計之新史頗畧今並載奏議

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

皇帝德合天地

養人
謂之
天子

嬴秦
謂之
皇帝

全
謂之
皇帝

二
謂之
皇帝

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
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
更无喻於伏羲神農皇帝堯舜自王人已來
君德之最神聖者天下尊之羨之亦已至矣而
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自一字且猶
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為王
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切於義皞兼皇與帝始
摠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
號崇曰前哀帝紀建平二年夏詔漢興二百載
歷數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漢國再獲受命
之符朕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
新以處平二年為太初元年号國陳聖劉太平

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微
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謹光稽古
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詭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
辨况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慎思以自
抑必以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
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
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煥
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克責惟謙與順一率而
二美符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上可
以高德於夏古下可以垂法於元窮與廢典矯

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夫智也前聖之所
以永保鴻名常為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
下何怪而不革反欲加冗號以受其實患哉從
之

陸贄論赦書事條狀

本傳曰元赦令方具帝以羣臣費使
商其詳贄知帝執德不同欲激之即
是言云云新史頗
畧今附入奏議

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
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
用甲兵竭取財賦庶未遑於暫勞之旨而怨

禍亂
羣

心在
羣

浴已深昊穹不假以悔過之期而患難繼起復
以刑謫大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
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
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
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通寇尚存裂土
假王者四凶滔天僭帝者二豎其它顧瞻懷二
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
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申將欲
紓多難而收群心唯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
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

聖章
科條

盜
行善
為難

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
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尽招延不可
不廣潤澤不可不弘宣暢鬱堙不可不洞開襟
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癥痕使天下聞之靡
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
何有不從者乎其須改革科條已別封上切以
知過非難改之為難言善非難行之為難易曰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咸卦夫感者誠發
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
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

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
無苟於言以重取悔

陸贄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本傳德宗時貞奉稍至二庫別
盛貢物贄諫以為於古天傳

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
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
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
臣夫豈皆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
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
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

聖人
遠利
而尚
廉
天子
與
香
方

瓊林大盈
傳古元

珍寶
庫別

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
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
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為費
以言乎財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
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
乘以效匹夫之藏哉崇曰以上並奏議文今之瓊林大盈
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畫臣飾巧以求媚建
言郡邑稅賦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
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餌寇今師旅方殷瘡
痛呻吟之聲未息崇曰奏議此下云忠敬遽以

公美
禁

珍寶
庫別

珍寶私別庫恐群下有所觖望崇曰以上參項
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今
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
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
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
理之常固不足怪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
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沸而叛之
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
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
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得陛下誠能近想重圍

二庫貨
賄賜
有刃

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
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尺金出賜
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
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環異織麗一無上供推赤
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
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
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崇曰以上是乃散
小儲成大儲損小寶固大寶也崇曰以上參
陸贄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戮刑衰亂之漸也

賞金
所稱
在爵
輕
子國
惟義
與權

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戮崇曰奏議
賞刑罰之固之大綱一天寶之季嬖倖傾國爵以

情授賞以寵加紀綱始壞矣羯胡乘之遂亂中

夏崇曰奏議此下云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

官之賞只焉職負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

焉崇曰奏議此下云青朱雜當今所病者在

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

焉陛下謂試官為虛名豈思之未熟邪夫立國

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崇曰奏議云立國之

與利方惟名名近虛於教為重利近實於德為輕凡

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實瑞輕
崇曰奏議此下云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窮
重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
則存乎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有匱耗
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謾
而不趨矣故錫貨財列廩秩以彰實也差品列
異服章以飾虛也居上者崇曰奏議此下云必明其義遠其
變相頹以為表裏崇曰奏議此下云不知則為國之
權得矣按甲令 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
爵號其賊事受奉者唯職事一官以序才能以
位勳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勳散爵號

實利

獻瓜 累得 厚賜

止於服色資蔭以取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
名佐實利者也崇曰奏議此下云虛實交相養
權廢今負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然而突鉅鋒
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為重矣今獻
瓜一器果一盛則受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
矣曰吾之軀命乃同於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
木然人何勸哉崇曰奏議此下云且員外試官
敬之貴无免衣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
耳復何賴焉後之輕用之以為便損於事人寤斯
无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負有限而勳伐

實人以力以嬋而帑裁皆置固不充其費矣既不本
國以為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惟心厚賜之可也

陸贄論賜渾瑊詔書取散失內人等狀

大難始平崇曰奏議此下而百役疲瘵之耻重

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崇曰傾耳聽議此下想聞

德音崇曰奏議此下云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

惟艰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祈之望也損眾之蓋

事有先後義有輕重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昔武

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

者崇曰書武成篇惟二月癸巳三朝步自周于征

當今所務不可

川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非民戊午師逾于

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

問散庶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資于四海而

武修文反商政由舊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

義崇德報功垂當今所務謂宜以大臣馳傳迎

復神主脩飭郊丘展禋享之禮申告謝之意弔

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老安反側寬脅

從官失職復廢業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葺宮室

治服玩耳目之娛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

也且內人當離瀆之後或為將士所私昔人掩

絕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為君之躰然也
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獨此崇曰奏議此下云昔
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領之
而已言其驕急之易生也齊相將為伯功管仲
戒之以下無忘在國固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
願陛下全思危固固規以表備為覆車之鑒則
德為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莫為機其
利害亦云遠矣

陸贄請許臺省長官薦屬吏狀

昔周以伯冏為大僕命之曰慎東乃察國朝之制
庶官五品已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
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

國朝之制

開元格令

桓公問害伯

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門
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
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
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者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
常參之官悉委宰相選擇此近事之明驗也其
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
率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
者則莫致焉縹曰以上奏議文昔齊桓公問管仲害霸
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
固始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

輔相
多出
甚著
長官

或知
之明

害霸也所謂小人者非悉懷險詖以覆邦家也
蓋趣向狹促以沮議為出衆自異為不群趨近
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尔所謂臺省長官僕
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
多亦出其中崇曰奏議云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
省長官也之宰臣也行宰不能頓殊也今乃謂不能宰一
與久暫異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
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崇曰奏議云求不廣則下
則能至元別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
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

退速

崇曰奏議云不肖者
從點才能者曠非

故當世稱知人之明

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
得人之盛未逮注時蓋由賞鑒獨任難於公奉
有登延之路死練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
以精失士崇曰奏云是知虽易於容則而不
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資
不為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
選才則所精者適足便進賢之途今擇宰相以
重於庶品選長官以逾於下流及宰相獻言長
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輕其方
待以輕者重其事也

陸贄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後
難易
先

自祿山搆亂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
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不振四
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賄贈比償
馬資尚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歛四方以屯疆陲
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則駟略深入則戒嚴于
時議安邊者皆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
行之而要其精固之而功靡就夫勢有難易事
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謂奪人之心
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動也今
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獵寇境

之長

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
餽運不繼之患乃一撓敗適所以啓戎心挫國
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
授有分地之產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
勉所短而敵長者始用所長而乘短者彊且以
水草為居討獮為主便於馳突不耻敗亡此戎
狄所長中國之短也而欲益兵蒐乘爭駟角力
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
勉所短而拔其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
終无成功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誠以越天授遠

地產虧時勢以及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
長乎若乃擇將吏脩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
威能迹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
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為寇則備之
而不報復此當今所易也賤力貴智好生惡殺
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動俟其時後行
脩封疆守要害蹊塗隧列也營謹禁防明斥候
務農足食非万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
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
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无所用掠則靡獲攻則

不能進有腹背交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
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
我之所長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難也
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
不匱而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為所乘斯謂倒
持戈矛以搏授寇者也今皆務之矣尚且守封
未固寇戎未懲者何邪病在謀無定用衆无適
從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聞不必實實不必
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當不必
行又有六失焉措置垂方一失也課責虧度二

罷防
秋者
祈而
之三

失也財匱於兵衆三失也力分於將多四失也
怨生於不均五失也械失於遥制六失也臣愚
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教折而三之其一
貢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二則第
以本道衣粟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
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
業既息調發之煩又元幸免之獎出則人自為
戰處則家自為耕與夫暫屯遠罷豈同日論哉
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為隴右元帥自涇隴鳳
翔薄長武城及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

建文
武大
臣為
元帥

焉又詔一人為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棣靈夏
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為治所所
部州若府遠東良吏為刺史外奉軍兵內課農
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致
六失可去矣

奏

陳子昂奏八科

本傳武后時召見使對為政之
要適時不便者子昂乃奏八科

措刑二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
息兵八安宗子其大核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

稽行

罔密非為政之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乱
叛逆之人為我駭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
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乱靜而刑息不為承
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
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澡蕩群罪天下
蒙慶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鈎捕支黨株蔓
推窮蓋獄吏不識天意以抵慘刻宜廣愷悌之
道敕法慎罰省白誣寃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
人惟賢政所以治也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若
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

賈

三知
賈

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反是則
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識臣
以為固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凶陰務公
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信者疾偽智不為愚者
謀勇不為怯者死猶鳶隼不接翼薰蕕不共氣
其理自然何者以德並凶執不相入以正攻佞
執不相利以廉勸貪執不相售以信質偽執不
相和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怯者所
不從此趣向之反也賢人未嘗不思效用顧無
其類則難進是以湮汨于時誠能信任俊良知

疑要

左右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理得矣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者蓋以嘗信任者不效如裴炎劉蕡之周思茂騫味道固蒙用矣皆孤恩前死以是陛下疑於信賢臣固不然昔人有以噎得病乃絕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人不可以一噎而止殄國不可以謬一賢而遠正士此神鑒所知也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體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賞

賞勸

兵賞

宗安

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文偷榮尸祿寵秩妄加非所以表庸勵行者也願表顯節勵勉百僚古之賞一人千萬人悅者蓋云當也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與賦役不省兵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自有事北狄于今十年不聞中國之勝以庸將御冗兵徭役日廣兵甲日敝願審量損益計利害勢有不可毋虛出兵則人安矣虺賊千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

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

對

陳子昂對三事

本傳武后時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刺妄子昂對三事云

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及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天子夙夜憂勤之也君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與可以振滯剛不避疆禦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為

九道
出使
不見
其益

不
下
席
而

使故輜軒未動董曰輜夷周而天下翹然待之

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

下不肖豈可得邪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

任賢之實使愈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治道路

送迎往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

風槩為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

諄戒教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

縣登校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

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

衷者宗曰書舜典三載考陛下知難得人則不

刺之
縣令
政之
首

天下
有
機

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
撻之矣崇曰老治大國章**集**言刺史縣令政
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
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墻屋耳百
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
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取也
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
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狃于常而
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
哉**集**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

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
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
六年矣自劔南及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
幸滄瀛趙魏或因水旱或頓兵役死亡流離略
及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戎調發一切罷之
使入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
然臣恐將相有貪羨狄利以廣地疆武說陛下
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備文德去刑罰勸
農桑以息疲民崇曰賈誼云累黍矣
矣譯而不能相通

諫

朱敬則羅織微諫

本傳武后稱制開告密羅織之路其大獄誅將相大臣故諫云云后善其言

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

門張公室棄仰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

亟戰疾耕既富而庶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

李斯相秦

崇曰史斯上書云孝公用商鞅之法國以富強諸侯親服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蚕食諸侯使秦成帝

於進趨變許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

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往而

不反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崇曰史始為人

天性剛戾用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不忠前徐樂上書云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偏

祖大呼天下從風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上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

此之所以為資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榮陽成

阜間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唯

進豪猾貪暴之人崇曰通降漢徒諂好爵盜壯

士進之弟子曰事先生數年今不進臣等則言

大能何也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

不辭闕手故先言斬將塞旗之士諸生且待我
易辟臣與爭功或守成或按劍擊柱逐日儒者
擊與進取可與守成

起朝儀上曰詩為之於是與弟及區宇適定乃

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高帝忿然曰吾以馬上

得之安事詩書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

帝默然於是賈著新語通定禮儀此知變之善

也崇曰云云帝謂賈曰詩為我善秦所以失天

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若高帝斥二子置詩書

重攻戰尊首級則復道爭功拔劍擊柱晷漏之

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崇曰西漢十二帝紀

合地皇四年癸未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

非天運篇作義先主之德蓋也止可以禮者先

聖人之蘧廬

王之陳迹祠祝畢芻狗捐崇曰夫芻狗之未陳

編尸記齊戒以持之及其已陳也行其時其首

春蘇者取而焚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陳行也

以文縞遊居寢耳其下彼淳精流糟粕棄仁義

尚尔况其輕乎國家自文明以來楓后天地草

昧內則流言外則構難故不設鈞距無以順人

崇曰前趙廣業善為鈞距以得事情鈞距者設

鈞距其賈以類相擬則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

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

易主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声拯

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即向時祕策今之芻狗

下使下
始更天令

也願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豈遠慮貴糟粕
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澤去萋斐之角牙
伯判幽王也非人傷於謔故作是詩也萋斐
引妻方成是貝錦彼謔人者亦已甚 頃茲
險之芒刃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險迹曠然
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

薛登諫絕四夷質子

本傳武后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見
中國法度還並為邊害乃諫云云武

納不

非漢魏
三王是

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
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筑室

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
邊長而質子短昔晉郭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
必為變武帝不納卒有永嘉之亂崇曰漢魏以
學者多欠塞內諸郡其後漸為民害郭欽上疏
曰戎狄強橫歷古為患今臣服從若百年之後
有風塵之警此地西河太原焉朔安定上郡及
為狄虞矣宜漸徙內郡雜胡於遠地凌四夷出
入之防此乃世之長策也帝不聽時開龍屨
氏差所擾統深惟四夷亂華宜其前乃作徒
戎論云云文後不載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
狄孔華時服其深識懷帝永嘉五年帝蒙塵於
平陽劉聰以帝為會稽公七年春正月聰大會
使帝着青衣行酒侍中庾翼號天聰惡之帝遇
殺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被獎遇官
戎秩步營門服改擅罰語習楚夏窺圖史成敗

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狐思
 患必在後昔申公奔晉使子狐庸為吳行人教
 吳戰陣使之叛楚崇曰史吳世家王壽夢二年
 將子反奔晉自昔使吳教吳用兵乘車漢遷五
 今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漢遷五
 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崇曰晉載記序
 呼韓居之亭鄴委以候望始寬戎狄光武亦以
 南庭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部
 董卓之亂則汾晉之郊蕭然矣郭欽勝於武
 帝江統獻策於漸皇皆以為為魏起夷錚居都
 鄒請移步塞之表定一散周之振統則憂諸片
 部欽則慮在盟律言伴日口元海已至元海以
 忠帝永興元年據石於漢後九年石勒據襄
 國稱趙龍柱帝服建社開枋或慕通都之地或
 雍州之地其為戰國者一百竊計秦并天下
 三十之載神元海為之禍首云

及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昌頓之盛乘中國之
 虛而高祖困危平城崇曰高祖紀七年冬上自
 走匈奴與匈奴共謀漢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匈奴卒不入中國者
 以其生長磧漠謂穹廬賢於城郭瓊屬美於章
 紱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元
 海五部散亡之餘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
 漢法鄙單于之陋切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
 不過劫邊人繒綵麩糲歸陰山而已親上今皇
 風所覃含識革面方由余效忠崇曰文泰紀繆
 王使由余觀泰繆公曰由余賢寡人之害內史
 廖曰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成王必疑君臣有間

之營作若以為功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曾
有為也若以為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
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
費財崇曰孝經應感章孝悌之至通若以攘禍
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勞人崇曰書伊訓
古有夏先后
方懋厥德罔有天災今與造趣急人徒竭作土
山川鬼方亦莫不寧木並起日課萬工不遑食息撓客愁痛盈於道
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戡定多難勵精思
治務行寬仁以幸天下今固違群情徇左右過
計臣竊為陛下惜之皆不納

杜牧罪言

長慶以來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
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
授皆國家大事不當位而
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其詳曰

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
兵不可死東之地禹畫九州一曰冀州舜以其
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
常重三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
晉以下工機織雜意態百出俗益卑人人益脆
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
產健馬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

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
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聖
人因以為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自後帝王多
居其地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傭役諸侯至
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春復
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
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鄆魏武率官
渡二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英雄
得蜀得關中尽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
能使一人度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

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
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
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為王霸者
不得不為霸猶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
末燕盜起出入城阜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
輩盜五十萬不能過鄴自尔不餘城天下力不
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无敢窺者國家
因之畎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
流因亦為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瀕回轉顛
倒橫邪未常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

莫如
自治

日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
運遭孝武斡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宛中拔取
將相凡十三年乃其尽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
革罔不能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
天使生人未至於帖秦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
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
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
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
燕趙魏叛河南有文日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
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成厚兵十餘所絕足自護

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
不軌者无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
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
九年間得蜀得吳得秦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
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
較之往年豈不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
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蔽惡搜選直捨
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
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
為虐塚土弄千里慎恨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

莫如
自治

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於山東最重於可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常探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二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俾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華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

下策
戰
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強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歐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歐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語率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圍急食尽啖尸以戰以此為俗豈可以决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凡三收趙食尽且下郗士美

敗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
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封事

魏元忠命將用兵封事

高宗儀鳳中吐蕃數盜邊上封事言命將用兵之要云

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
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
章不取之經綸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鄂陵之

奔崇曰經成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鄂陵楚子鄭師敗績傳曰滿庭之黨與養由基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養及

道其

何世不生

戰射共五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陸機識能

辨亡無救河橋之敗崇曰晉陸機以孫氏在吳

功業作辨亡論二篇云云大安初成都王穎與

河間王顯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此

大都督劉軍自朝歌至丁河橋鼓聲聞數百里

長少王又與機戰於鹿死機軍大敗赴七里間

而死者才生於世世實須才何世而不生才何

才而不貧世故物有不求未有死物之歲士有

不用未有無士之時志士在富貴與賤貧皆思

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已難而所遇罕士之懷
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困溝壑者悠之人觀士
貧賤安知其方略哉故漢拜韓信率軍驚笑曰

文不
當廣

漢王欲拜信為大將信曰設壇場具禮諸將皆
喜人人各自以為為得大將至拜通信也一軍皆
驚蜀用魏延群臣缺望得重將鎮漢川衆論以
為必在張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此富貴者
延為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及驚此富貴者
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也漢文帝不知魏尚賢
而囚之崇曰馮唐趙人也文帝幸輦過問唐曰高
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軍也唐曰齊尚不如
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既聞廉頗頗李牧為人良
說乃稍解曰嗟呼吾獨不得頗牧為將豈憂匈
奴哉唐曰陛下雖有頗牧不得頗牧為將豈憂匈
召唐曰公何言吾不能用頗牧對曰聞魏尚為
雲中守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嘗一入帥車騎
擊之所殺甚衆上功幕府差六級陛下知之
吏聞其爵錄此言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知
李廣才而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

天下無雙時方歲事匈奴而卒不任此
從格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此
令當高祖世万户侯豈足道哉故近不知道廣
之賢而遠想廉頗李牧馮唐是以知其有而不
能用也此身為時主所知不得及其才也晉羊
祜謀奉吳賈充荀勗沮之祜歎曰天下事不如
意十常七八崇曰晉羊祜伐吳晉奉京屢敗祜
功耳而議者多以二人不同終不大卒此據立
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竒抱策
而望朝奏夕召豈易得哉臣願歷訪文武五品
以上得無有智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騁其

審者

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職又言人無常俗政有治乱軍無常勝將有能否兵為王者大事存亡繫繫非其任則珍人敗國齊段孝玄有言持大兵如擎盤水一致蹉跌求止可得哉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崇曰亞夫擊吳楚吳方攻出而使輕騎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崇曰亮絕吳兵後馬宣王封於渭南分兵屯田此皆為久駐之基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卒此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為本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事孤兒進非幹略雖竭力盡誠不免於傾敗若之何用之且建功

將以知為本

將帥不在家世

當國軍

者言其所濟不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勳伐甚高不聞其家世將帥也崇曰前東漢家貧旬貨无節不為州國所稱後賜爵關内侯吳呂蒙執李不德魯肅過蒙言議常欲受屈拊蒙皆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今者李謙英博非復吳下後封孱陸侯晉馬隆少而智勇以武吏後封奉高縣侯孟觀少好讀書在天文後為安將故陰陽不和擢士為相蠻貊不廷擢校為將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礼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易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

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疆敵而薛仁貴郭待
封至棄甲喪師罪止削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
雖陛下顧收後效然朝廷所少豈此一二人手
夫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故國无
賞罰雖堯舜不能為今罰既不行賞復難信議
者皆謂比日征行虛賞格而無其實且黔首雖
微不可以欺安有寓不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
神州化首文昌政本治乱攸在臣故冒死言其
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請借近以為諭太
宗征高麗摠管張君又不進擊賊斬之旗下慈

父多敗子嚴家无格虜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
不節儉臣恐陛下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於慈父
斯日月一蝕也今吐蕃之望中国猶孤星之對
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暗向使將能殺
敵鬪虜望塵卻走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
跳梁山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万不足與
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挂籍之口人稅
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馬馱數限官
籍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万
即詔州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幸一朝

許民
問畜

可用且虜以騎為姜若市其良以益中國使漸
耗虜兵之盛國家之利也

略

李翱條復太平大略

憲宗時中進士第
元和中上言云

陛下即位以來懷不廷臣誅畔賊刷五聖憤耻
自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德所不可及者若
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為賊逼脅皆其
父母妻子而驅之戰陛下俘之赦不誅詔田弘
正隨材授職欲歸者縱之澄等得生歸轉以相

赦
後
誅
等
不

萬
方
賊

變
變

謂賊衆莫不懷威德無肯拒戰刘悟所以能一
昔斬師道以三軍皆苦賊而暱就陛下故不淹
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
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群臣動色百姓歌樂遍
畎畷二也昔齊遺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
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崇日語齊人歸女樂季
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
子行孔相與觀之齊朝禮齊之女今韓弘獻女
樂君臣相與觀之齊朝禮齊之女今韓弘獻女
樂陛下不受遂以歸之三也又出李宗奭妻女
於掖廷以田宅賜沈遵帥聖明寬恕億兆欣感
臣愚不能盡識若它詔令一皆類此武德貞觀

用忠
正身
加稅
上事

不難及太平可覆掌而致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復制度與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迓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侵盜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雍蔽之給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具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為其易者乎以陛下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与之脩故事以具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

逸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至臣竊惜陛下當可與之時而謙讓未為也

箴

張蘊古大寶箴

太宗初即位上箴云此篇新史不載係將舊史纂入

詞曰今來古往

王崇曰賦古往今來

選蕭安仁西征

俯察仰

觀

崇曰易係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

惟辟作福

崇曰書共軌

威為君實難

崇曰語云

宅普天之下

崇曰詩云

至不
無私

莫非處公王之上崇曰美文帝詔朕以微眇之
任土貢其所求崇曰善禹貢且僚和其所唱也
故競懼之心日弛邦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
所忽福生乎無妄固以至人受命遂弱身此婦
罪於已推恩於民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
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
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
其慘舒崇曰選張衡西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
之度而盡為之律崇曰史夏禹紀勿謂無知居
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生哀

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崇曰記云教不可長壯九
重於內崇曰選宋王九辨所居不過容膝崇曰
容膝去末彼昏不知崇曰瑶其臺而瓊其室
前所食不過適口惟在罔念崇曰書云唯聖罔
雖曰汲冢古文曰夏桀作瓊宮瑤其臺羅八品於
外荒於禽崇曰書云內作勿貴難得之貨崇曰
得之貨崇曰勿聽亡國之音崇曰詩大序亡國之音淫
伐人情外荒蕩人心難得之物後亡國之音淫
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於已

聖
實

聖
心

如
石
如
鏡

崇曰史謝知日聞之夏王據饋類起崇曰淮南子
 饋而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崇曰魏文帝欲從與
 事如履薄臨深戰二慄崇曰詩云戰戰兢兢
 用周文小心崇曰文王詩翼翼詩云不識不知
 書曰無偏無黨一彼此於曾臆思好惡於心想
 眾棄而後加刑眾悅而後命賞弱其疆而治其
 亂申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
 數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

物之鑒者妍蚩自生勿渾而濁勿皎二而清勿
 沒二而暗勿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觀於未
 形雖黈纒塞耳而聽於无声崇曰旒火苟切前
 充耳所以蔽明黈纒東方朔云冕而前
 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深淺
 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崇曰老子
 為而受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
 亂戡以智力民惧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
 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尽

聖使人以心應言與行一日二日念茲在茲
書云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又唯人所召
崇曰左

李義府承華箴

高宗時晉王昇為皇太子
義府為太子舍人上箴云

遂初冥昧元氣氤氳崇曰前律歷志太
儀開

闢崇曰易係緯易有
道焉兼三才三才既分崇曰有天道焉
道焉兼三才

而兩之同上司乾立宰出震為君崇曰易說卦
乾以君之帝

出乎化昭素朴道映典墳崇曰書序伏羲神農
黃帝之書謂之三墳

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
言常道也功成揖讓崇曰書
堯典將

遜于位讓于虞舜大禹謨帝曰格汝禹朕宅帝
位二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

文中事極華勛崇曰書堯放動注言放世之
功化舜重華注華謂文德言其

堯光又重合於肇興夏啓崇曰孟萬章上啓降及
資能繼承禹之道

周文崇曰記文王世子篇文王之為世子朝於
王季曰三鵠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

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又王乃
喜反日中文王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

咸資繼德永樹高芬百代公襲千齡奉聖粵若

我后丕承室命允穆三階爰齊七政時雍化洽

風俗移盛載崇國本式延家慶震維縹緲宮體

正崇曰易卦象曰重明麗正以化天下寄切
下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

宗祧事宗監撫思皇茂則敬詢端輔九載崇儒

三朝問豎規上歷選儲儀遺文在斯望誠登俎
高諭喬枝俯若思順非礼无施前修盛業來哲
通規飭躬是蹈則叡問風馳立志或爽則玄猷
日虧无恃尊極脩塗難測无恃親賢失得靡全
勿輕小而名自闡勿輕微而行弥光佞諛有類
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監言斯屏儲業
攸昌竊惟令嗣有殊前事雖以貴以賢而非長
非次皇明睠德超倫作二匪懋声華莫酬恩異
匪宗徽烈莫符天志勉旃繼明光兹守器下臣
司箴敢告近侍

通類

孫伏伽上三事

貝州人初仕隋高祖武德初上言言

其一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曰孝經十上章云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自謂功

德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崇曰煬帝大業元

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州諸山

高其內有龍鱗渠紫紵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

皆墟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展樓觀窮極

華麗宮殿秋冬彫落則翦綵為華葉綴於枝條

色逾則易於新者常如陽春浴內亦翦綵為荷
段蓋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

隋不
聞
下天

數千騎遊西苑作清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
夜遊曲終馬上奏之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
殫耗盜賊曰滋崇曰大業十年帝以戶口逃亡盜
郡縣騎亭村塢皆焚城十二年內史侍郎即虞世
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賊求救者
世基皆拘捕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
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干懷帝良以爲
然或扶其使者以爲妄言由是盜賊
編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 當時非無
直言之臣卒不開悟者君不受諫而臣不敢告
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時當人
人樂業誰能搖乱乎 崇曰大業九年帝謂秘書書
人樂業誰能搖乱乎 即虞世南曰我世不喜人
諫若位望通显而諫以求名者弥所不耐至於
卑賤之士虽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女其知
之十年詔百僚議伐 陛下 峯晉陽天下響應計
高麗數日無敢言者

言動

聖

不旋踵董衡釋音曰夫葉切半步大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
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
則右史書之 崇曰詔王藻篇女端而居動 比蒐
狩當順四時不可忘動 崇曰左隱五年歲信伯
皆於農隙 以講事也 且陛下即位之明日有獻鷄者不卻
而受 鷄代 盧牟子獻琵琶張安道獻弓矢竝被
奢賞以率土之富何索不致豈少此物哉 **其二**
百戲散樂本非正声隋末始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得
不变 崇曰大業二年太常少卿裴蘊表括天下
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
四方散樂大集東京伎人皆衣錦綉繒綵奔者

蒙

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

鳴環佩綴花
製其衣兩京錦綵為之空竭近太常假民裙襦
五百稱以衣妓工實八拜音訓曰儒人未待玄武切說文云短衣也

門游戲非詒子孫之傳今散妓者匪韶匪夏前禮樂志舜作招禹作夏湯作請立廢之以復變夏大承二帝也招維光也

邪正三臣聞性相近習相遠崇曰諱陽貨篇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大抵不義无賴及

馳騁射獵歌舞声色慢游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决不能也况觀前世子姓不

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乱之願選賢才登僚友之選崇曰司馬光通鑑此一節云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

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為人素无行義專好奢靡以声色遊獵為事者皆不可以親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离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自左右雜間而然也

高馮上五事

字季輔貞觀間累轉中書舍人列上五事云

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蓋謀猷之臣臺閣

之吏不崇簡易而昧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如尚書八坐人主

所責成者宜擇温厚脩潔者任之敦朴素革浮偽使家識慈孝人知廉恥過行者被嗤於鄉不

昵者蒙擯於親董曰昵昵也自然礼節近矣陛下

釋八
温厚
潔者

善

善

身帥節儉而營繕未息丁匠不給驅使又和雇以重勞費人主所欲何求而不得願愛其財毋使殫惜其力毋使弊識內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儲蓄少而科役多宜蒙優貸令得休息疆本弱支之義也江南河北人頗舒閑宜為差等均量勞逸公侯勲戚之家邑八俸稍斲教足以奉養而貸息出幸爭求什一下民化之競為錐刀宜加懲革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祿故饑寒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為政之道期於易從不恤其匱而須其廉正恐處察歲出輜軒繼軌而侵渙

不息也

實曰轉夷周切輕車也

○使宜及戶口之

繁倉庾且實稍加稟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然後督責其效則官人畢力矣密王元暉等俱陛下懿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拜爵封既同當明昭穆願垂訓正以為儀法

善稱

書奏

增注唐策卷之十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reading '海山' (Haishan).

Small square seal impression in red ink, likely a collector's or owner's seal.

Small square seal impression in red ink, likely a collector's or owner's seal.

Faded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large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watermark.



